

## 上编《参同契考异》成书前《参同契》 文献实态的考察

### 第一章 南宋初期《参同契》文献实态的考察 ——以《道枢》为中心

南宋时期的《参同契》注本、刊本，特别是朱熹的《参同契考异》，对宋元以后《参同契》文献的形成和内修思想方向的确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了理解和把握这一问题，为了理清南宋时期与《参同契》相关的道教内修思想演变的脉络，首先，想在这里对南宋初期《参同契》文献（注本、刊本）的基本情况，作一些初步的考察。

从寄给（流放到湖南春陵的）蔡季通的书信中知道，朱熹的《参同契》校勘、注释成果《周易参同契考异》是在庆元三、四年之间（1197~1198）完成和刊刻的<sup>①</sup>。从（附有淳熙丙午序文的）《易学启蒙》论述河图洛书的数理时言及《参同契》的情况来看，朱熹是在撰述《易学启蒙》的淳熙丙午（1186年）前后，开始意识到丹经《参同契》与所谓的“先天易学”的关系的问题

的<sup>②</sup>。

如从淳熙丙午（1186）前后，追溯到绍兴辛巳（1161），在此前后完成的郑樵《通志·艺文略》，已著录了抱素子、瞿直躬、徐从事、阴真君、张处、重元子、彭晓等著述、注释的《参同契》注本、刊本十九种<sup>③</sup>。虽然无法作出明确的判断，但是可以认为，朱熹显然是接触到了这些《参同契》注本和刊本的。

可是，《通志·艺文略》著录的十九种《参同契》注本、刊本中，除了五代彭晓著《参同契分章通真义》（947年刊）以外，几乎都已散逸。如把《通志》著录书目与保存在《道藏》中的《参同契》类文献相照合，彼此相合的确证也很少<sup>④</sup>。所以，今天其实已经无法直接窥视到朱熹可能接触到的这些《参同契》注本、刊本的原貌了。

《道藏·太玄部》存有南宋初期博学多识的人物曾慥，在南宋绍兴辛未（1151）前后，采录道教内修术文献而编纂成的道书《道枢》<sup>⑤</sup>。

朱熹曾在与弟子的谈话中论及了《道枢》<sup>⑥</sup>。受到朱熹影响的《参同契》注释者俞琰也在《席上腐谈》中，从保存、收录《还金篇》《玉芝篇》等“丹诗歌诀”的角度评价了《道枢》<sup>⑦</sup>。《道枢》收录了到南宋前期为止的大量有关“金丹大药、修炼般运”道术的道教文献，其中包括了《参同契》三篇<sup>⑧</sup>。

就如《直斋书录解题》所述，曾慥对《道枢》所收文献“无所发明”，也就是说，曾慥没有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臆断对所收文献作过“改竄”<sup>⑨</sup>。所以，《道枢》本《参同契》三篇，可说是反映了朱熹《参同契考异》刊行前南宋绍兴年间《参同契》注本、刊本原貌的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

这里，想利用《道枢》本《参同契》三篇，去窥视一下朱熹（校勘和考辨《参同契》文献时）可能接触到的南宋初期《参同契》刊本、注本的真实情况。

一般的研究者，都会用通行本《参同契》（以彭晓注释本为代表）来想定《参同契》的文献面貌。

可是，如果仔细研读《道枢》本《参同契》三篇，并把《参同契》三篇与同时代的相关丹经、丹诀相校勘，就会看到如下情况。

《道枢·参同契三篇》中，卷三十二《参同契上篇》，曾慥注记为“同章异辞”，没有署明著者。如果查阅和校勘全文，就会发现，这篇文献，实际上含有《太清玉碑子》前半（约三十一行）、陶植《还金术》全篇（约九十六行）和《玄辨元君辨金虎铅汞造鼎入金秘真肘后方》上篇（部分一约九行）等丹书的内容。也就是说，《道枢》本《参同契上篇》中，混入了《还金术》、《太清玉碑子》和《玄辨元君辨金虎铅汞造鼎入金秘真肘后方》等丹书的约一百三十六行的文献内容。《参同契上篇》的整篇文献，似乎叙述了用“至药的理”来完成丹药的“炼药炼身”的丹术<sup>⑩</sup>。

《道枢》卷三十三《参同契中篇》根据曾慥的注记是“草衣子娄敬”所作的《参同契》传本。关于著者娄敬，《宋史·艺文志》四《神仙类》载有“娄敬《草衣子还丹诀》一卷”的著录<sup>⑪</sup>。《参同契中篇》说不定就是《宋史·艺文志》著录的《草衣子还丹诀》。从整体来看，《参同契中篇》与《参同契上篇》互相独立，没有关联，主要叙述了外丹的“金液九转”的炼丹过程，并加上了内丹的解释，文献的倾向，似乎与唐代道教术士元

阳子、马自然等所重视的《神符白雪门》的炼丹术有关<sup>②</sup>。

从曾慥的题记中知道,《道枢》卷三十四《参同契下篇》是“云牙子魏翱伯阳”撰述的《参同契》传本。金正耀曾在 1990 年发表过关于《道枢·参同契下篇》的论文。根据金正耀论文的论证,《参同契下篇》中,“云牙子魏翱伯阳”著述的部分,与《道藏·洞神部·众术类》所收阴长生注《金碧五相类参同契》的经文几乎完全相同,“元阳子”注释的部分,与阴长生的注文几乎完全相同。也就是说,《道枢·参同契下篇》,是阴长生注《金碧五相类参同契》的另一种宋代传本。根据金正耀论文的论述,《道枢·参同契下篇》(即阴长生注《金碧五相类参同契》)主要叙述了“神符、白雪、金液大还丹”的炼丹术<sup>③</sup>。(参照表 A)

如果考察《云笈七签》《通志·艺文略》等道书和书志,就会看到,混入和收载在《道枢》本《参同契》三篇中的《太清玉碑子》《还金术》《玄辨元君辨金虎铅汞造鼎入金秘真肘后方》和《金碧五相类参同契》等丹经、丹诀,基本上都是作为外丹类(或金石药类)丹书被收录和著录的<sup>④</sup>。

表 A

《道枢·参同契上篇》 (著者不明)	《太清玉碑子》前半、《还金术》全篇、《玄辨元君辨金虎铅汞造鼎入金秘真肘后方》上篇(部分)
《道枢·参同契中篇》 (草衣子娄敬著)	或为娄敬《草衣子还丹诀》(所谓的“神符白雪门”的“还丹诀”)
《道枢·参同契下篇》 (云牙子魏翱伯阳著)	阴长生注《金碧五相类参同契》全篇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曾慥在《道枢》收录的《参同契》传本（《参同契》三篇）实际上是由《太清玉碑子》《还金术》《玄辨元君辨金虎铅汞造鼎入金秘真肘后方》《草衣子还丹诀》（？）和《金碧五相类参同契》等丹经、丹诀的全文和部分构成。这些所谓的《参同契》传本，与一般认识的（和 947 年刊行的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同类的）《参同契》文献是相当不同的。

如果再去考察唐宋时代的丹经、丹诀，又会发现，在《金丹真一论》《太清玉碑子》后篇和《道枢》心镜篇等丹书中又都引用了一些不见于现行本《参同契》（如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的所谓的《参同契》经文（参照本书附录 B）。如：

孤阳之芽，未可独立。水合阴阳，方为大药。

（《金丹真一论》）

用铅不用铅，金自铅中出。

（《太清玉碑子》后篇）

天生牙，自然体。白马牙，真丹砂。

（《道枢·心镜篇》）

具体情况难以确认，可是，从上述检证中可以看出，在唐宋时期，像前述《道枢》本《参同契》三篇那样，与现行本《参同契》（如彭晓注《通真义》本）不同，却冠于《参同契》之名的道教文献，可能大量存在<sup>⑤</sup>。从前述曾慥的博学多识和收录文献的基本态度来看，当时，曾慥应该是接触到了这些文献，并如实地把接触到的文献收录到了《道枢》之中。

所以，曾慥收录的《道枢·参同契》三篇，应该说，从某个侧面让人看到了当时流传、流行的一些《参同契》文本的面貌。

这些文献的情况，实际上，又是与郑樵《通志·艺文略》著录的十九部《参同契》类文献（已经散佚）的情况暗合的。

从前出的表 A 中可以看到，曾慥在《道枢》中收录了包括《还金术》等丹书在内的《参同契》文本。本稿想在下面的部分，对丹书《还金术》作些深入的考察。

从唐代丹书《还丹肘后诀》卷中的记述中知道，《还金术》似乎是唐末陶植所著的丹书。《还金术》，现存有《云笈七签》本、《道藏》本和（被曾慥当作《参同契》传本的一部分所收录的）《道枢》本三种<sup>⑮</sup>。

如果考察、校勘这三个文本，就会看到，在《还金术》的《云笈七签》本中出现了用《龙虎经》《金碧经》和《金碧潜通经》的经名来引用现行本（通行本）《参同契》经文和用《潜通诀》《金碧歌》的文献名来引用现行本（通行本）《古文龙虎经》经文的现象。《道藏》本的文献引用情况，也基本相同。

例如，《云笈七签》本，用《金碧潜通经》（《道藏》本作《金碧经》，其余皆同）的经名引用了现行本《参同契》的经文“三五与一，天地至精”（彭注《分章通真义》本六十八章）<sup>⑯</sup>，用《龙虎经》的经名引用了现行本《参同契》的经文“故铅外黑，内怀金华。被褐怀玉，外为狂夫”（彭注《分章通真义》本二十三章）<sup>⑰</sup>，用《潜通诀》的文献名引用了现行本《古文龙虎经》的经文“玄白生金公，巍巍建始初”（王道注疏本第十二章）<sup>⑱</sup>，用《金碧歌》的文献名引用了现行本《古文龙虎经》的经文“赤髓流为汞，姹女弄明珰”（王道注疏本十五章）<sup>⑲</sup>。

也就是说，在《还金术》的《云笈七签》本（《道藏》本同）中，出现了《参同契》与《龙虎经》《潜通诀》等丹经、丹书互

相混同的现象( 参照表 B)

从现存唐代刘知古的丹书《日月玄枢论》( 见《全唐文》) 和五代彭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序文( 《道藏》本) 的论述中知道, 《参同契》文献的形成, 似乎与《龙虎经》密切相关( 参照本书的附录 C)④。根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记载, 隋开皇年间( 581~600) 青霞子苏元朗, 曾把《周易参同契》《古文龙虎经》《金碧潜通诀》三部丹书合并编纂成丹诀《龙虎通元诀》⑤。如果刘知古、彭晓和晁公武的记述在文献上和史实辨疑上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么可以说, 《参同契》与《古文龙虎经》《金碧潜通诀》关系密切, 隋朝初期, 甚至还被合并编纂为一书。也就是说, 隋唐时代以来, 这三部丹书之间, 似乎就一直存在着文献接近的现象和文献混同的问题。

如果考察《道藏》所存丹书, 可知, 附有南宋淳熙十二年( 1185) 序文的王道注《古文龙虎经》, 已把《参同契》与《龙虎经》作了明确区分⑥。可是, 从上述《还金术》所见的文献现象, 从唐代丹书《张真人金石灵砂论》用《龙虎经》的经名引用现行本《参同契》经文的情况, 从北宋道教类书《云笈七签》用《金丹金碧潜通诀》的文献名来揭载现行本《古文龙虎经》经文( 全文的情况来看⑦, 《参同契》与《龙虎经》《潜通诀》的文献混同, 似乎是隋唐、五代和北宋道教文献中的一般现象。

如果把《还金术》的《道枢》本, 与上述《云笈七签》本( 《道藏》本) 中的文献辨识情况进行比较, 就能看出一些微妙的变化。

《道枢》本在引用《古文龙虎经》经文( 王道注疏本第十二章、第十五章) 时, 似乎延用了《云笈七签》本( 《道藏》本)

的文献称谓（如《潜通诀》和《金碧篇》等），可是，在引用《参同契》经文（彭注本第六十八章、第二十三章）时，文献称谓（《云笈七签》本所用《金碧潜通诀》《龙虎经》等）全部脱落，只使用了分辨不出经典区分的“魏先生曰”“神农氏曰”等暧昧的表记（参照表 B）<sup>⑧</sup>。也就是说，《道枢》本似乎在回避对《参同契》经文作出是《参同契》还是《龙虎经》《潜通诀》的文献辨识，只用暧昧的表记作出了处理。（参照表 B）

表 B

通行本	《还金术》 （《云笈七 签》本）	《还金术》 （《道藏》 本）	《还金术》 （《道枢》 本）
《参同契》经文（彭注本六十八章）	《金碧潜通经》	《金碧经》	魏先生曰
《参同契》经文（彭注本二十三章）	《龙虎经》	《龙虎经》	神农氏曰
《古文龙虎经》经文（王道本十二章）	《潜通诀》	《潜通诀》	《潜通诀》
《古文龙虎经》经文（王道本十五章）	《金碧歌》	《金碧歌》	《金碧篇》

如果考察曾慥编纂《道枢》时收录道书的情况，就会看到，曾慥会不触动经典内容，根据经典的特征另起篇名。例如把《黄庭外景经》改成《外景篇》，把《黄庭内景经》改成《内景篇》，把《西升经》改成《西升篇》等<sup>⑨</sup>。从《道枢》更改篇名的情况来看，前述引用《参同契》经文时文献称谓的脱落，应该是曾慥收录道书时留下的痕迹。

也就是说，曾慥面对“三五与一，天地至精”、“故铅外黑，内怀金华。被褐怀玉，外为狂夫”等经文，似乎在回避作出是《参同契》还是《龙虎经》或《潜通诀》的文献上的判断。前面

提到了从隋唐时代开始出现的《参同契》文献的不安定现象。可以说，曾慥对待《参同契》文献的这种态度，反映出前面叙述的《参同契》文献的不安定状态，似乎一直持续到了曾慥的时代（南宋初期）（参照本稿的附录 A）。

也许就是由于对《参同契》文献的不安定现象的认识，才使得曾慥在编纂《道枢》时把包括《太清玉碑子》《还金术》《元君秘真肘后方》《金碧五相类参同契》等内容的南宋时期的《参同契》文本，当作《参同契》传本收录了下来。

上述南宋初期《参同契》文献的不安定状态，实际上，也为《通志·艺文略》的《参同契》类著录书目所反映。可是，这些文献现象，没有得到《参同契》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从前面叙述的情况来看，朱熹也应该是在上述南宋时期《参同契》文献的基本状态中，开始着手《参同契》文本的校勘与注释的，所以，本稿仍将在以后的章节中，继续论述和触及到这些问题。

#### 【注释】

《朱文公文集·续集》（四部丛刊本）卷二（页四～页五），载有朱熹在庆元学禁的祸乱临近时寄给即将流谪到湖南道州舂陵去的蔡季通的书信。朱熹在书信中提到：“《参同契》愿早见之，只恐窜谪不得共讲耳”、“《参同契》尚多误字，可早作考异。”从书信的这些记述中知道，朱熹在蔡季通谪到舂陵前的庆元丙辰（1196）前后，就已与蔡季通在校勘《参同契》，并与蔡季通议论了撰写《参同契考异》的问题。此外，从〔宋〕李果斋《朱子纪实》（《年谱》王懋竑纂订本）的记述中知道，蔡季通是在与朱熹在能安寺辞别后的第二年（庆元戊午 1198年），在流放地舂陵辞世的。《朱文公文集·续集》卷三（页五～页六）所载寄给已流放到舂陵的蔡季通

的书信说：“魏（魏伯阳《参同契》）书一哥已刻就，前日寄来，此必寄去矣。校得颇精，字义音韵，皆颇有据”，“《参同契》一哥已下手刻版”。从朱熹书信的这些记述中知道，朱熹《参同契考异》应该是在蔡季通存命的庆元三年前半到庆元四年后半之间（1197~1198）完成并刊刻的。参照前出吾妻重二《关于朱熹的周易参同契考异》。

附有淳熙丙午（1186）序文的《易学启蒙》（《性理大全》本或苏勇校正本）《本图书第一》：“其实天地之理一而已矣。虽时有古今先后之不同，而其理则不容于有二也。故伏羲但据河图作易，则不必预见洛书，而已逆与之合矣。大禹但据《洛书》以作范，则亦不必进考《河图》，而已暗与之符矣。其所以然者，何哉。诚以此理之外，复无它理故也。……《运气》《参同》《太一》之属，虽不足道，然亦无不相通。盖自然之理也。”这一段论述，是朱熹采纳蔡季通的论说来解释《易学启蒙》所引邵雍的“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的论说的。这段论述，应该说也反映了朱熹的看法。从这段论述中知道，朱熹早在淳熙丙午（1186）前后，就已经意识到河图洛书的数理与《参同契》的易理可能相通的问题了。

《宋史》卷四百三十六《郑樵》传（《列传》一百九十五《儒林传》六）提到，宋高宗出访建康时，命郑樵献上已完成的《通志》，这一年郑樵辞世。顾颉刚《郑樵传》（《北京大学季刊》卷一第二期）把郑樵的卒年定为南宋绍兴壬午（1162）。所以，郑樵在辞世的绍兴壬午（1162）之前，应该已完成了《通志》。《通志》卷六十七《艺文略》第五《道家一》著录了《阴阳统略周易参同契》《参同契合金丹行状》《参同契还丹火诀》《金碧五相类参同契》《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等十九种《参同契》类的注本和刊本（参照附录 D）。

朱熹《参同契考异》（《道藏》本）附有元吉安黄瑞节的附录。附录（《道藏·太玄部》容一页 1）说：“《参同契》注本，凡一十九部三十一卷，其目载夹漈郑氏《艺文略》彭晓本最传。”《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六《子部》五十六《道家类》）《参同契分章通真义》说：“郑樵《通志》

《艺文略》，始别列《参同契》一门，载注本一十九部三十一卷。今多亡佚，独晓此本尚传”（中华书局 1992 年，P. 1248）。《参同契考异》的附录和《库目》提到《通志·艺文略》设立《参同契》门，却没有进一步根据书目去辨析和推测文献的内容、体例（注本还是别的传本）和形态，并与当时的传本和《道藏》所收本作照合。

曾慥，字端伯。《宋史》无传，所以生卒年不详。赵与时《宾退录》卷六说：“端伯观诗有《百家诗选》，观词有《乐府雅词》，稗官小说则有《类说》至于神仙之说亦有《道枢》。”（《宾退录》未见转引自王利器《晚晴书斋文史论集》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9 年，P. 280。）南宋叶鲁刊行的《类说》前有曾慥绍兴六年（1136 年）的自序。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六十六（中华书局 1988 年，P. 2718）记述说：“（乾道六年 1165）乙酉，在文殿修撰知庐州曾慥……并罢”。从这些序文和记述中知道，曾慥是活跃在南宋绍兴、乾道年间的博学多识的人物。《集仙传》前有曾慥绍兴辛未（1151）的自序，纂集神仙般运之术的《道枢》也应该完成于这一时期（绍兴中期 1151 年前后）

⑤《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论文下》载有朱熹回答弟子关于《百家诗》的问题时的论述：“只是他所见如此。他要无不会，诗词文章字画外，更编《道书》（《道枢》）八十卷。别有一书甚少名《八段锦》，看了真以为是神仙不死的人。”（中华书局 1986 年，第八册 P. 3333）

⑦俞琰《席上腐谈》（《宝颜堂秘笈》本卷下十四条）：曾至游子曾作《道枢》举诸仙丹诗歌诀如海蟾之《还金》朝元之《玉芝》皆在焉。”

⑧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十二《神仙类》：“《道枢》二十卷曾端伯撰。自号至游子。采诸家金丹大药，修炼般运之术，为百二十二篇。初无所发明，独黜御之法，以为残生害道云。现存《道藏》本《道枢》（《太玄部》笈 1~美 9）为四十二卷，一百十八篇。

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三《子部》三十三《杂家类》七《类

说》的提要评述曾收录文献的态度时说：“又精于裁鉴，故所甄录，大都遗文僻典，可以裨助多闻。每书虽经节录，其存于今者，以原本相校，未尝改竄一字”（中华书局 1992 年，P. 1061）如把《道枢·传道篇》（卷三十九一卷四十一）与《钟吕传道集》（《道藏·洞真部·方法类·修真十书》第三书）相对勘，也能看出同样的特征。

⑩ 《道枢》卷三十二《参同契上篇》（《道藏·太玄部》诚八页 7）的“日者积阳之精也，其数九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和合万物，布气以生灵者也。……古之至人，铄日之精，其身归于纯阳而游太清也”、“月者阴之精也，积而成坎，居水之方，其数一焉”等部分（约九行），与《玄辨元君辨金虎铅汞造鼎入金秘真肘后方》（《云笈七签》卷六十三《金丹诀》）的“诀曰日者积阳之精”后面的部分几乎完全相同。《参同契上篇》（同诚八页 22）的“葛稚川问程思远曰，人权与于阴阳欤……神超鬼聚，提挈乎魂气，斯可与天地齐龄欤”的部分（约三十一行）与《太清玉碑子》（《道藏·洞神部·众术类》如七页 1~页 3）的前半部分几乎完全相同。《参同契上篇》（同诚八页 23~页 27）的“魏先生曰，三五与一，天地至精也。夫孰知其归一哉。……砂汞者，无乾坤者不可得矣。龙虎者，舍金公无自入矣”的部分（约九十六行）相当于陶植《还金术》（《道藏·洞神部·众术类》如三页 1~页 7）的全篇（序、上、中、下）。把上述三部分综合起来考察，仍无法整理归纳出文献的统一特性。文献中有“此志士所以炼药炼身而为之者欤”的论述，也许是《参同契上篇》的主旨。

⑪ 陈国符《道藏札记》中，收有题为《草衣子云牙子元阳子》的短文。短文根据《郡斋读书志》的《草衣子洞真子撰（大还丹契秘图）》和《通志·艺文略》的《草衣子还丹契秘图）通玄子撰》的著录，判断草衣子即唐开元年间的通玄子张果。其根据不太明了。参照陈国符《道藏源流考》附录二《道藏札记》（中华书局 1989 年，P. 289）。

⑫ 《道枢》卷三十三《参同契中篇》（《道藏·太玄部》诚九页 6~页 7）叙述了“丹之一转，是为白雪。白雪者，铅汞相投，金木相克，合为一

气，生于其鼎。其凝也，如仲秋之露，深冬之霜，名曰神符，其子午运行者也。……丹之二转，是为二气。……丹之三转，是为黄芽，。……丹之四转，是为四神。……丹之五转，是为白马芽。……丹之六转，是为玉液。……丹之七转，是为灵砂。……丹之八转，是为神砂。……丹之九转，是为金砂”的炼丹过程，并加上了内丹的解释。《道藏·洞神部一众术类》所收唐宣宗大中九年（855）的丹书《悬解录》说：“真正之门有三焉。一曰神符上仙上丹，二曰白雪中仙上丹，三曰九转下仙上丹。其三般，丹出一门而异名（如七页 13）。此外，《云笈七签》卷七十三《内丹》所收《大还心镜》引用了“神符白雪门马真人曰：汞与水银别，迷人用之拙”的丹诀。这一丹诀又为张立德《丹论诀旨心照》（《云笈七签》卷六十六《金丹》当作《马自然歌诀》引用。《道枢·参同契中篇》叙述的，可能就是这一类神符白雪门的丹法（关于此处的外丹丹法，可参照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第十章《唐代道教外丹》等）。

⑬参照金正耀《金碧五相类参同契 宋代别本之发现》（《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2期，P. 70~P. 81）。

⑭陶植《还金术》为《通志·艺文略》卷六十七道家四的《外丹》类和《金石药》类书目所著录，《元君肘后方》（《玄辨元君辨金虎铅汞造鼎入金秘真肘后方》）和《玉碑子》（《太清玉碑子》）也为《外丹》类书目所著录。此外，《金碧五相类参同契》《还金术》《太清玉碑子》作为外丹类丹书，为《道藏·洞神部一众术类》收录（参照白云斋《道藏目录详注》）。《玄辨元君辨金虎铅汞造鼎入金秘真肘后方》，作为《外丹》类丹书为《云笈七签》卷六十三《金丹诀》收录。《还金术》，又为《云笈七签》卷七十三《内丹诀法》收录。

⑮百玄子撰《金丹真一论》（《道藏·太玄部》唱六页 1~页 17）：“《参同契》曰：黄芽者是大药之根基，长生之至宝，其奈孤阳之芽，未可独立，水合阴阳，方为大药。”《金丹真一论》只引用了阴真君、茅君、青霞子等宋代以前的丹书，应是宋代以前的丹书。《太清玉碑子》（《道藏·洞神部·

众术类》如七页<sub>1</sub>~页<sub>9</sub>)《五金歌及龙虎歌》：“《参同契》云用铅不用铅，五金出自铅。用铅不用铅，还丹出于铅。用铅不用铅，更向铅中作。用铅不用铅，金自出于铅。”虽然《太清玉碑子》的前半部含有葛洪（稚川）与程思远的对话等内容，可是，后半部却提到了直到唐代才出现的《阴符经》，所以，应该是唐代或唐代以后的丹书。《道枢》卷十四《心镜篇》（《道藏·太玄部》初二页<sub>1</sub>~页<sub>10</sub>）：“《参同契》曰：不用药而用五行，天生芽，自然体，白马牙，真丹砂。”

⑮ 陶植《还金术》由序、上、中、下三篇和（九转丹歌）等部分构成（《道藏·洞神部·众术类》如三页<sub>1</sub>~页<sub>7</sub>、《云笈七签》卷七十《内丹诀法》、《道枢》卷三十二《参同契上篇》）。成书年代不明。唐乾符乙未（875）前后成书的《还丹肘后诀》（《道藏·洞神部·众术类》斯二~斯四）中卷《龙虎金液还丹心鉴》提到了“陶植三篇”（《还金术》上中下三篇），由此可知，《还金术》至少在唐末已经成书。

⑯ 《道藏》本《还金术》序如<sub>3</sub>页<sub>1</sub>：“植尝读《金碧经》至魏先生曰，三五与一，天地至精，研思十霜，妙旨斯在。”《云笈七签》本《还金术》序：“植尝读《金碧潜通经》，至魏先生曰，三五与一，天地至精，研思十霜，妙旨斯在。”

⑰ 《道藏》本《还金术》上篇如三页<sub>2</sub>：“《龙虎经》云：故铅外黑，内怀金华。金华者，为青龙，为黄铅，为乾，居木位，其数三。又曰：被褐怀玉，外为狂夫。”《云笈七签》本，同。

⑱ 《道藏》本《还金术》上篇如三页<sub>2</sub>：“《潜通诀》曰：玄白生金，公巍巍建始初。此明丹砂生于铅也。”《云笈七签》本同。

⑲ 《道藏》本《还金术》上篇如三页<sub>2</sub>：“《金碧歌》曰：赤髓流为汞，汞者弄明瑯。此明汞非别物也。”《云笈七签》本《还金术》上篇：“《金碧歌》曰：赤水流为汞，汞者弄明瑯。此明汞非别物也。”

⑳ 《全唐文》卷三百三十四所收刘知古《日月玄枢论》（参照《道枢》卷二十六《日月玄枢篇》）：元光先生睹《日月混元经》其序云：徐从事

拟《龙虎》之文，撰《参同契》上卷，传魏君。”“有萧先生，注《龙虎》，叙云：《参同契》者，拟《龙虎上经》，本出真人徐从事，因越上虞人魏伯阳造《五相类》以解前篇，遂改为《参同契》。彭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序（《道藏·太玄部》容三页1）：“（魏伯阳）得《古文龙虎经》尽获妙旨，乃约《周易》撰《参同契》三篇。”

⑳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六《神仙类·龙虎通元要诀》：“右苏元朗撰以古诀《龙虎经》《参同契》《秘金碧潜通诀》其文繁而隐故纂其要为是书。李邯郸家本题云：青霞子，隋开皇时人。不出姓氏，岂元朗之号耶。”

㉑王道《古文龙虎经注疏》（《道藏·太玄部》映一～映三）附有南宋淳熙乙巳（1185年）的王道自序。《古文龙虎经注疏》的注文，可见王道用（通行本）《参同契》的经文来解释《龙虎经》的倾向。注文中也未见《龙虎经》与《参同契》经文互相混同的痕迹。

㉒《张真人金石灵砂论》（《道藏·洞神部·众术类》清二页1～页8）《朱砂篇》末，见有这样的记述：“余自开元间二十余年，专心金鼎，颇悟幽微。”由此可知，《张真人金石灵砂论》当为唐代丹书。《张真人金石灵砂论》中见有用《龙虎经》的经名引用《参同契》经文的现象。如《白金诀》：“《龙虎经》曰白虎为敖枢，青龙与之俱，彭晓本《参同契》二十九章。”《真汞篇》：“《龙虎经》曰丹砂木精，得金乃并，彭晓本《参同契》七十六章。”《释还丹篇》：“《龙虎经》曰金来返本初，乃得称还丹，彭晓本《参同契》四十章。”“《龙虎经》曰三五与一，天地至精，彭晓本《参同契》六十八章。”

㉓《道枢》卷三十二《参同契上篇》中与《还金术》相当的部分（《道藏·太玄部》诚八页23）：“魏先生曰：三五与一，天地至精。”“神农氏曰：知白守黑，可以不死。何谓也。白者金之精也，非世之所谓金也。黑者水之基也，非世之所谓汞也。铅者其外黑，其内金花。金花者，青龙也。其卦为乾，居于木位，其数三者也。被褐怀玉，外为狂夫。斯为白虎也。”如

把这部分文字，与《还金术》的《道藏》本和《云笈七签》本相校，就会发现，《道枢》本的《还金术》部分中，《金碧潜通经》和《龙虎经》的文献名都已消失，只用上述“魏先生曰”和“神农氏曰”的形式，引用了“三五与一，天地至精”、“铅者（其）外黑，被褐怀玉”等《参同契》经文。

②《道枢》卷八《内景篇》（《道藏·太玄部》笈七页 4~页 9），是梁丘子《黄庭内景玉经注》（《道藏·洞玄部·玉诀类》推七页 3~推九页 20 或《修真十书》本即《道藏·洞真部·方法类》卷十一页 1~重二页 18）的节录，同卷八《外景篇》（同笈七页 9~页 13），是《修真十书》所收梁丘子《黄庭外景玉经注》（《洞真部·方法类》重三页 1~重四页 11）的节录。《道枢》卷四《西升篇》（《道藏·太玄部》笈三页 1~页 3），是《西升经》（《道藏·洞神部·玉诀类》慕三页 1~慕五页 18）第 16 章至第 39 章的节录。

## 第二章 关于彭晓本《参同契》的疑问——二百年的空白

一般认为，947年刊行的五代后蜀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是现存最古的《参同契》刊本。此外，朱熹《参同契考异》、俞琰《参同契释疑》和宋元时代的《参同契》注本（陈显微本、储华谷本、陈致虚本）都以彭注本为底本，所以，到目前为止，彭注本仍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参同契》注本和刊本<sup>①</sup>。

可是，从前一章的考察中知道，南宋初期的道书编纂者曾慥收录的《参同契》文本，并不是彭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本（或与彭注本同一形态的《参同契》文本<sup>②</sup>）。

这样，就出现了（在五代、北宋和南宋等历史时期中）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本是如何被阅读、刊行、理解和接受的文献受容的问题。

因为彭注本与宋元时代的《参同契》注本关系密切，所以，可以认为，在考察朱熹校勘、注释《参同契》文本的目的和意义之前，首先应该把彭注本（在五代、北宋和南宋初期）的文献受容情况考察和辨识清楚。

现存最早的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的刊本——《道藏》本，附有彭晓的两个自序。其中，附于（明镜图诀）末尾的后序，见有“时孟蜀广政十年（947），岁次丁未，九月八日，昌利化飞鹤山真一子彭晓序”的自署<sup>③</sup>。毫无疑问，后人是根据这一彭晓“自署”，来为彭注《通真义》本的成书年代（947年刊行）立证的。